

# 你是我最好的

# 遇见

蛰伏三年

简暗全情呈现魅力情感文字剧  
有人说地球之所以是圆的  
是因为上帝想让那些走散的人  
能够重新相遇……

青衫落拓未再

倾情推荐

假设每个十年  
都有一场能化盛宴  
我们有缘  
必定场场再见

你是我心中  
那场终年未至的雨

简暗  
作品

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简暗  
作品

你是最好的  
遇见

青  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你是我最好的遇见 / 简暗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2. 11

ISBN 978-7-5436-8916-9

I. ①你… II. ①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81137号

书 名 你是我最好的遇见

作 者 简 暗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刘耀辉 E-mail: liuyaohui0532@126.com

特约编辑 王 瑜

封面设计 姚姚工作室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出版日期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 (700mm×980mm)

印 张 18

字 数 23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8916-9

定 价 29.8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

楔 子 /1

第 一 章 似是故人来 /3

第 二 章 回来我身边 /21

第 三 章 纠缠 /41

第 四 章 叛逆少年 /61

第 五 章 梦境 /77

第 六 章 爱与痛的边缘 /92

第 七 章 情是一杯酒 /112

东 同 书 局  
出版

# CONTENTS

## 目录



第 八 章 闹剧 /146

第 九 章 日出 /162

第 十 章 那时花开 /176

第十一章 运命唯所遇 /187

第十二章 杜雅之死 /202

第十三章 世事如棋 /223

第十四章 执子之手 /267

你是我最好的

遇见

楔子

尽管爱与怨恨、与时间为伍，我却打心底里希望有生之年即是永远。

然而覆盖着我的天空并不为世人动容，藏匿着我的房屋坐落于都会的深处，我曾默默祈祷有一天幸福得以从容与共。

然而长路漫漫，过客匆匆。

从很小的时候我对世界产生印象至今，我所生长的这个城市变化万千的景象却在逐年淡出记忆，真正难忘的反倒是小时候的那些所见所闻。这种情况的根源，我还一直想不清，或许是因为生活平淡至极吧。想想人在小的时候，多么爱憧憬，等到什么事情都看透，再想要来动一次心，是多么不容易。

所以，在这场所谓的往事中，我也许会一直沉浸在对旧时的人或事的追思中。而当这种追思结束以后，我也不知道我的过去和未来能不能水到渠成地汇合在一起。比如说，我和一个人分别过、重逢过，之后怎样，无从得知，因为时间还在继续。假使最坏的情况是从此以后互不相干，不再相见，也都无法抹杀已经成形的记忆了，因为在这些记忆当中，藏着我所有情感的火焰。这些火焰正一团一团地、永久地停留在岁月的甬道里，忽暗忽明。我时而为它着迷，时而感到恐惧。

我想正是因为这样，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在不自觉地琢磨时光，琢磨着自己生命

中的过客所留下的痕迹。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，我们有很多的不确定，不知道何时别离，何时相聚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在哪里结束，更加不知道年年岁岁，我们这些小小的爱、小小的怨、小小的付出与回报是否也会随着流年偷换。

然而，假设每个十年都有一场盛宴，我们有缘，必定场场再见。

## 第一章 似是故人来

又是清明，每年的这个日子，对于傅剑玲来说，并不只是要祭拜家族中已故去的长辈，还要祭拜跟她同年出生、同窗读书，若没有提前离去，现在也该和她一样生活在这片天空下的一位朋友——杜雅。

其实墓地是个很微妙的地方。还记得杜雅刚去世的那年，大家都不能理解像她这么年轻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死，这么稀罕的事为什么发生在他们身边，可是到了墓地里，时不时看到一些为英年早逝的人所立起的碑，并且像那样的碑还不在少数，便什么也不觉得稀罕了。

那时傅剑玲年少，杜雅的死可以说是她人生遭遇的第一次伤痛——她的好朋友，从此沉睡在僻静的地方，左邻右舍，互不相识，昼夜更迭，不喜不悲。而顽固的傅剑玲把这种伤痛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

到了今年，她又来看她，还像往年一样为她烧些从前的东西——一本日记、一个电话簿，都是磨破的尘封已久的本子，载着密密麻麻的字迹。傅剑玲一边草草翻开来看，一边撕下来丢进火堆里，心里想到什么便说什么。譬如“以前的字好丑啊！”“今年大家都很好，平平安安，偶有联系”之类，说完又看看杜雅的墓碑，上面并没有她的照片，只有简单的文字：杜雅之墓，卒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六日。

九年过去了。

傅剑玲凝视着那行日期，直到膝下的东西燃烧殆尽，才收回思绪，将目光转移。站在半山腰上往下看，大墓场那一片还是人潮汹涌的样子。傅剑玲不禁感叹地笑了一下，说不定在那人群里还有她认识的人呢，大家都是来怀旧的。

待她扫完墓，点的香已燃掉大半。因天色看上去不好，傅剑玲拜别以后，便尽快下山了。后来果然电闪雷鸣，傅剑玲拦不到出租车，就在山下的水果摊前站着。暴雨顷刻间泼到地面上，空气里四处激荡着黄泥和野草的腥味。她挤在避雨的人堆里，看看手表，是下午两点，好在没什么事情要办，只须等雨快些停下。

她站了好一会儿，瞧见不远处停着几辆黑色轿车，七八个人西装革履，一齐从山上涌了下来，迅速钻进车子。因下着大雨，视野较暗，她只恍惚看到那些车的灯闪烁几下，便依序开了出来。跟她的狼狈相比，那些人显得从容淡定。她便忍不住在心里想着：刚刚还觉得人生无常，不过过眼云烟呢，这会儿倒知道眼红别人，巴不得有辆车是自己的。

她正想着，薛涩琪就打来电话，听到她这边的雨声，吓了一跳，“天哪，你那边下了好大的雨。”

傅剑玲觉得冷，环抱着双肩问道：“唉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

电话那边，薛涩琪不知和谁低声讨论几句，才小心翼翼回她道：“我这儿麻烦着呢，一堆破事儿，明天才回得来。”薛涩琪在北京没待几年，说话倒带了些京腔。没等傅剑玲回答，她又问道：“明天回来先住你那里，方便不方便啊？”

傅剑玲说：“你哪次回来不在我这儿住几天的，房间都收拾好了，你带个男人回来住也无妨。”

薛涩琪却在电话里笑，“人在江湖漂嘛，上哪儿找男人呢？我差不多明天下午到，我会先去看雅雅的，记得等我一起吃晚饭，给你带了好东西。”

闻言傅剑玲颇感无力，“又是什么娃娃能招金龟婿的？”

薛涩琪却嘿嘿地笑，挂了电话。

去岁薛涩琪专门从北京快递了一个公仔给她，说是姻缘娃娃，能帮她找到一个好男人。结果男人没找着，公仔还给偷了，薛涩琪知道以后大为恼火，还在电话里骂：“谁他妈偷你男人！”傅剑玲哭笑不得。

挂了电话，雨越下越大。傅剑玲的皮鞋已经浸水，她忍不住打个哆嗦，回头问

水果摊的老板有没有热开水。老板笑道：“有啊，五块钱一碗。”

傅剑玲不乐意地说：“老板，你敲竹杠啊？”

老板索性无赖道：“那怎么也得给点儿吧，姑娘。”

傅剑玲自小怕冷，担心就这么着凉生病了不值得，只好掏出几个硬币递去，老板果然爽快地端来一碗白开水。她仔细瞧瞧，碗还挺干净，水里也无杂质，放心喝上几口，暖意便迅速在腹中蔓延，脸色也好了许多。

老板笑说：“我收了你的钱，就不会给你脏东西喝，这里可是扁担山，我让你喝坏了肚子，你埋在这里的祖宗还不找我算账？我不见鬼！”

傅剑玲心下觉得好笑，正想再跟老板调侃几句，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开来，停在了她旁边，茶色车窗嗡嗡降下后，驾驶座上露出一张熟悉的脸。

“傅剑玲！”

“天哪，葛离？”

两个人对看好一会儿，都很惊讶。傅剑玲印象中的葛离是很糟糕的，少年时的他在班上简直是个山大王，又凶恶又邋遢，可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他衣着整洁，落落大方，笑起来比起以往那狰狞的模样大不相同。

傅剑玲说：“你变了好多，我差点儿没认出来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。”

葛离笑道：“我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。上车吧，我送你，这么大的雨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

傅剑玲道声谢便上了车，坐在副驾驶座问他：“你现在混得不错嘛，买这么好的车。”

葛离脸上略带羞赧，连忙摇头道：“别误会，别误会，这可不是我的车，是我老板的。今天老板来扫墓，刚坐别的车回去了，我看你站在这儿呢，就想带你一程不打紧的。”

傅剑玲有些迟疑，“真不要紧吗？要不等下到路口就放我下来吧，我打车回去是一样的，别为这点事麻烦你。”

葛离忙道：“别别别，你也想得太严重了，我让你坐，你就坐呗，丢饭碗的事我可不干。”说完又瞟了傅剑玲一眼，“唉，你倒没变多少，还是那么朴素。”

傅剑玲只是笑笑。葛离又道：“都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吧，你们那几个人还在一起吗？”

傅剑玲道：“不，只有涩琪还常联系。”

葛离一想，忽然在方向盘上拍了下，“噢，对了，今天清明，你是来看杜雅的吧！我还记得以前许为静也老是跟你们在一起呢，她现在怎么样？”

傅剑玲摇摇头，“很少联系了，偶尔发发短信吧。”

葛离闻言，不禁感叹起来，喃喃道：“唉，踏上社会了都这样，各奔东西，就是再见到了吧，也许什么都变了。”说完，一个转弯，车前的景色变了样，是漫长的大路。葛离想了会儿，又问道：“那你呢？现在好吗？看你的样子，还没结婚吧，有对象了吗？”

傅剑玲忍俊不禁，“怎么现在见面都兴问这个？”

葛离仿佛也觉得好笑，“嗨，太久没见面，不问这个问什么呢？”

傅剑玲便道：“哎呀，托福，就让我在今年找个好对象吧，再这么发展下去，我快要觉得自己一定晚年凄凉，孤苦无依喽。”

听她话毕，葛离倒笑了，没接下面的话。

暴雨还在疯狂地下着，与车内的平静形成强烈反差，从玻璃窗看出去，外面是交错密集的雨线。大自然如此任性，不在乎任何人的心情。在这样的天色下，傅剑玲极想打一会儿盹儿，但她和葛离不算很熟，便不好意思这么做。

葛离突然说：“其实你对我都没什么印象了吧？”

傅剑玲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便垂头回道：“当然不是，我总是记得你的。”

葛离倒也不计较她话中真假，又道：“那你说说还记得哪些人？除了薛涩琪、许为静。”

傅剑玲便开玩笑道：“我还记得段祥嘛！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跟我说他吃过蝴蝶，吓得我一学期不敢跟他讲话，后来就是毕业了，我还对他刻骨铭心，大概这辈子的都忘不掉啦。”

闻言葛离朗声大笑，对她刻意回避的态度并不讶异，反而还很配合地接口道：“你居然还记得他呀，真没想到。他都结婚了，现在在研究所做事，我还见过他呢。”

傅剑玲很惊奇，“真的吗？你们还见过啊，他干什么工作？”

葛离说：“唔，他在做食品添加剂。”

傅剑玲说：“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吃蝴蝶的事？”

葛离觉得怪有趣的，“没。看来这事对你打击挺大的，你居然到现在还惦记着。那除了他，你还记得哪些人？我看看我能不能联系上，改天好办个聚会，把大家都叫来。”

傅剑玲想了想，却道：“其实男生我是真不记得几个了，那时候小，总觉得不好意思和男生一起玩一起闹，我只记得韦宗泽，不过他走了以后就再没联系了，也……不想联系。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，我想以他的性格，一定过得很好。”

葛离听到这儿不作声，手却在方向盘上轻轻敲打着，好一会儿才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会不愿意提他呢，想不到这么轻松，要是办成老友聚会，说不定你们就见面了。”

听到这话，傅剑玲无意中笑了一声，倒不是针对葛离的。她斩钉截铁道：“不可能，韦宗泽不会参加这种聚会。”

葛离一点儿都不介意听到这样的回答，反而追着话题问道：“那也许他听说你在，就会来了。”

傅剑玲却摇摇头，不置一词，也不感兴趣。几年前的事了，她不愿意再去想，也不愿花时间去进行无谓的辩论。

葛离开车把傅剑玲送回家，她住在青年路附近的一个小区里，是个很老的小区，但是管理良好。傅剑玲不便邀请葛离上去坐坐，便说：“不如在这附近吃点儿东西吧，我请你。”

葛离未下车，只道：“不用了，你给我个号码，改天我请你吧。”

傅剑玲便把手机号码告诉他，“那就这样吧，你路上小心。今天谢谢你，见到你很高兴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。”

葛离向她道别，车便极快地开走了。

也许是因为久别重逢，感慨特别多，傅剑玲一直目送葛离的车开出她的视野，才转身回家去。还在电梯里，她就忍不住给薛涩琪发短信汇报：我今天遇到葛离，他变了好多，我差点儿认不出来。

大概薛涩琪也正无聊着，收到短信后马上回复：真的假的，葛离？接着又发来一条：就是初中时经常带人群殴韦宗泽，到了高中又跟他成了哥们儿的葛离？他现

在怎么样啦？

傅剑玲打开家门，将钥匙一下子抛在鞋柜上，脱下外套，在沙发里舒舒服服地窝了好一会儿，才想到看薛涩琪回复的消息。

在她的脑海里，首先出现的是韦宗泽以前瘦瘦的样子。在他们初相识的时候，他给她最深最直接的印象是愤怒。傅剑玲常常想，一个才十三岁的男孩，哪里来的那么多愤怒呢？在大家都还以为老师就是救世主的年纪，常常被葛离欺负的他，从未向老师求救。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，缄默不语，不为人所动，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同情。他看每个人的眼神都是冷冷的、不指望的，仿佛很可怜，其实是在生气。或者换种说法，是在酝酿愤怒。

傅剑玲靠在沙发上，一下子想到那么远的事情，想到韦宗泽的那张脸。忽然间觉得自己最近的生活是不是太过单调了，自己竟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。

后来她给薛涩琪回了一条短信调侃她：我记得你以前暗恋韦宗泽认识的一个学长呢！不知道那个学长现在怎样了？

薛涩琪回复道：我问你葛离，你扯学长干吗？多傻的事儿啊，我早就不记得了，管他现在怎样呢，出家当和尚了都不打紧。

傅剑玲被她逗乐了，给她发了条短信：骗谁呢？要是真出家了，你不比谁都高兴！

薛涩琪正儿八经地回复道：你说得没错，我死都得不到的，别人最好也得不到，不然我会很不爽！

傅剑玲为此这个笑了好久。

这一下午还有很多空闲的时间，傅剑玲便打算在家好好休息。冰箱里还有很多食物，都是为薛涩琪准备的，既然她今天回不来，这些东西总得有人吃掉。于是她把小圆桌搬到阳台边，从冰箱里取出食物，迅速在厨房加工一番，算是一桌美餐。然后从书柜里随意翻出本选集，便坐下来一边吃饭，一边看书。哗啦啦的雨声，令她觉得安心。

到黄昏时雨就停了，天空反倒比之前还要明亮，地面上排水沟里的浑水哗哗作响。雨声没有了，人声便逐渐沸腾，街上各式各样的声音传入耳中，叫傅剑玲觉得有趣。她合上书，去打扫被雨淋得乱糟糟的阳台。

从很多细节中，可以感受到她对这个屋子的爱惜。她在回到这个家和离开这个家的两个场景中是不同的人，外人眼中的傅剑玲丝毫不具有此时此刻的浪漫气息。

傅剑玲见外面空气清新，决定出去散散步，刚一下楼，就收到薛涩琪的短信：我累坏了，明天回来要睡一天，我几天没睡好觉了。

傅剑玲正往夜市走，想到公司现在的状态，边走边回复道：回来是要好好休息，过了这段时间就有的忙了。

也许薛涩琪正闲着，又嫌发短信麻烦，索性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就听到傅剑玲笑话她，“干吗又发短信又打电话！”

薛涩琪却一本正经回道：“我这次回来，会转去人事部。要是公司同意苏总的提议，我一定推荐你做副总监，顺利的话，两三年以后你的机会很大。”

傅剑玲斟酌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苏总的提议基本上已经是通过了，这个众所周知，我们这边已经在做些准备，不过你的如意算盘，苏总本人不一定答应。”

薛涩琪却不怎么爱听她这话，意气风发道：“你得了吧，这个没问题。剩下的就看我们自己，做牛做马这么些年，风水早该转到我们这边了。”说完还有些意犹未尽，又道：“这次我回来也该买套房子挪挪窝了。我攒了些钱，爸爸妈妈也同意资助一点儿，回头你陪我到处看看。”

傅剑玲听了也觉得不错，“嗯，你回来再说吧。”

傅剑玲和薛涩琪所属的凯雅中盛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，其前身是北京中盛有限责任公司，2002年与美国Gaya集团合资后更名。公司总部设在北京，在武汉有家分公司。算起来，从合资到现在不超过三年，发展却相当迅速。其前身北京中盛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，能够有今天，也算得上是公司高层把头脑用对了地方。

两年前，薛涩琪被调到北京做苏兆阳的助理，这次苏兆阳被任命为武汉分公司的总经理，薛涩琪自然又随他一起调回了武汉。

清明后的第一天是个礼拜四，差不多快下班的时间，傅剑玲接到薛涩琪的电话，说她已经回来了，要等她一起吃晚饭。傅剑玲挺高兴的，上次见到她还是过年，感觉匆匆忙忙，没能说上几句话。这次她正式调回来，以后上下班她们就能够做伴了。她于是收拾好桌上的文件，一心等着下班。

傅剑玲的办公室是单独设置的，做了玻璃隔断，没一会儿，她就看到外面格子间很多设计师和客户经理都跑到大厅里去了，就连隔壁的老会计和工程经理都出去了。她一阵奇怪，也走出去看看，没有想到是苏兆阳来了，他本可以明天再来。

苏兆阳个子很高，在人群中十分显眼。虽然他已经四十几岁，并且刻意蓄着些胡楂，但他的神情总是令人感到振奋的，或者说，令人不敢不振奋。

苏兆阳见到傅剑玲后微微一笑，“你好吗？薛涩琪也回来了，不过我让她明天再到公司来。现在都快五点了，我只是上来看看大家，顺便通知大家明天一定不要迟到，早上会有一个重要的会议。”

傅剑玲笑说：“苏总是个勤奋的人，一分一秒都争取好好工作。”

苏兆阳则在大厅走了两圈，大致审视一下公司的环境，然后抬腕一看手表，正好五点，便道：“你们看，这就五点了，准时下班，都不要做无谓逗留，辛苦要用对地方。”

十分钟内公司的人都走光了。

关门的时候，傅剑玲打卡，看到苏兆阳正在等电梯。傅剑玲出于礼貌向他一笑，苏兆阳便问道：“去和薛涩琪一起吃饭吗？”

傅剑玲点点头，“嗯，她正在楼下等我。”

苏兆阳也点点头，“你们俩的感情真挺不错的。在北京的时候，薛涩琪常常跟我提起你，她夸你是个有深度的女人。”

这句话听上去就像在说：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们经常约会，她经常提到你。你是个有深度的女人，对我们的事一定能够理解。

傅剑玲也不在意，只笑着回道：“谢谢。涩琪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不在这里的時候，我也常常想念她。”

说话间电梯门开了，苏兆阳略一侧身，做了个请的姿势，“美女先行。”进到电梯，他才又开口问：“要是方便的话，我跟你们两个一块儿吃饭，怎么样呢？”

傅剑玲却不正面回答，反而问道：“涩琪她同意吗？”

苏兆阳这才有些尴尬，又说：“呵呵，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的。”

正好到了一楼，电梯门一开，傅剑玲走出来，见苏兆阳还在里面，便回头看他，他一笑，“我到停车场。”

他们的公司在北湖的N大楼，一下楼来就是商场。傅剑玲走到事先约好的餐厅，

见门口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等座位。进去以后傅剑玲很快就看到坐在大厅右侧的薛涩琪，她正在看菜单，手边搁着她的黑色的皮包和脱下来的外套。她穿着浅灰色针织衫，头发已经剪短了，并且染成漂亮的巧克力色，显得十分活泼干练。射灯下，她的腕表反射出耀眼的光泽。

傅剑玲轻轻走过去，她抬起头，一时之间亲近的话说不出口，客套的话倒是一套一套的，“你怎么样？”

“我很好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也挺好的。”

“你瘦了。”

“哪里，我胖了才是真的。”

“你看看你想吃什么？”

“我随便，都可以！”

之后沉默，都一心看菜单，好不容易点了菜，傅剑玲噗地笑出声来，“我觉得我们俩刚才说话像打仗。”

薛涩琪于是舒出一口气，“就是，这都怪你，一来就盯着我看，害我不自在。”

傅剑玲也脱下外套，舒服地坐好了，才说：“我每次看到你都大变样，你现在弄得像个少奶奶。”

薛涩琪生气地说：“什么？我这么精心打扮却被你形容成少奶奶？天哪，我不要活了。”

傅剑玲倍感好笑，“行行行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像少奶奶，你像大家小姐。”

薛涩琪这才勉强接受，“唔，这还差不多，本小姐还待字闺中呢！”

傅剑玲说：“你妈连着两年春节都打电话问我你到底有没有对象。”

薛涩琪一惊，“你开玩笑吧，我妈竟然做这种事？我找对象的话肯定会告诉她啊，不要因为她介绍的我都看不上，就乱猜我在搞地下情。”

说话间服务员端来大餐，一直不习惯北方饮食的薛涩琪雀跃不已，一边吃一边眉飞色舞道：“这次我呀，给你物色了一个不错的对象，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再说。”

傅剑玲看着她，不禁觉得好笑，“你干吗不解决你自己的问题，省得你妈老是

问我。”

薛涩琪说：“不行不行，这种事要讲缘分，适合我的不一定适合你，适合你的也不一定适合我，对吧？我有预感，这次我给你找的人肯定能发展。”

傅剑玲道：“这就是你给我带的好东西？”

薛涩琪点头，“没错。找个老公，吃穿不愁嘛！明天他也会到武汉来，专程来看你，无论如何你要把握机会。”说完，她又带三分提醒地说：“他很有钱，而且长得不错。”

傅剑玲啼笑皆非，只好说万事随缘。薛涩琪自然就当她答应了，当即掏出电话约对方明天一起吃晚饭。傅剑玲不知道怎么形容心里的感觉，她觉得薛涩琪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，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一样。

晚上两个人一起散步，傅剑玲见薛涩琪一直在发短信，便问她是谁，她却闪烁其词。傅剑玲也不逼她，平心静气道：“要是你真有对象了，一定得过我这关。”言下之意是总得让她知道吧。

薛涩琪闻言却问：“那是不是……无论我喜欢谁你都能接受，只要我是真的喜欢？”

傅剑玲犹豫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是的，只要你是真的喜欢。”

差不多深夜，薛涩琪和傅剑玲逛完街回到家里，薛涩琪将手上大大小小的购物袋扔到收拾好的小房，脱了外衣抛在床上，才出来客厅里坐着，看着电视。傅剑玲从冰箱里拿出几瓶啤酒，问她喝不喝，薛涩琪点点头，“喝。”

傅剑玲笑话她，“酒鬼。”说完就递给她一瓶啤酒。

薛涩琪把啤酒接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喝起来，半晌问：“上次你碰到葛离，聊了什么？”

傅剑玲呷了一口啤酒，“没聊什么，就是寒暄了下。他现在可真不一样了，比以前帅，还有型，恐怕跟着大老板。”

薛涩琪一只手撑着脑袋，大抵有些累，又不想去睡觉，便垂眼笑起来。

傅剑玲说：“其实说真的，我们那个班，很多同学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块的。”说着回头看看阳台，发现落地窗还没关上，难怪有风吹进来，预备起身去关窗，却被薛涩琪制止，“让它吹会儿吧，剑玲，我是真的醉啦。”她醉意迷蒙地看